

柏林大飯店

譯方紹于 著姆鮑·基韋



十五年出版社發



柏 林 大 飯 店

著 姆 鮑 · 基 韋
譯 方 紹 子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發 行

柏林大飯店

著者 Vichi Baum

譯者 于紹方

發行人 金長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印刷廠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定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月初版

一一二〇〇〇（總）

關於本書及作者

本書的作者韋基·鮑姆 (Vicki Baum) 女士，生於維也納，一九四一年離開了故鄉，到美國去參觀她的作品「大飯店」(Grand Hotel) 的舞台演出，後來便在那裏和一個美國人，管絃樂隊的指揮李察·萊爾脫 (Richard Lert) 結婚，入了美國籍。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本書於一九四三年底由美國Doran書店出版，一九四四年在英國由Michael Joseph書店重印。英國的讀書會選它為「推薦書」。一九四四年七月號的美國「最銷書選粹」(OMNIBOOK) 也把它選入第一篇。這本中譯是根據倫敦一九四四年的「推薦書」版本。

席米特正想法把一個活梯擠進桌後那塊狹空裏，把那張隨爆片第一聲細弱響聲而從牆上落下來像片再掛好。

「兩星期以來這是他第三次掉下來了，」他說，把像片檢起來用袖子擦擦玻璃。那是一張官家印的修飾過的元首的畫像，像上圍着他鬆弛的嘴的那點卑陋的假笑已經抹去了，那個凡人的鼻子也描得輪廓高貴些了，那雙浮腫的眼睛也充滿了幻想的光芒。這張「元首」的像在全歐普遍得使人們忘了他本人是什麼樣子了。但這不過是套老把戲，每個統治者都要過，從凱撒到拿破崙。

席米特帶點厭惡的看著牠，爬上他的小梯子，他就開始找個釘釘子的地方。「滿牆的洞，他可不能再受空襲了，」他念道着。他的嘴裏含着彎釘子，一面又用錘子錘直了別的彎釘子。新釘子可不易找到。

「他們今晚不會來了；不是因為我們超等的新空防，」助理員阿勒森說：他帶着黨徽，從戈培爾的帝國報編輯室得來這消息。克里伯特先生從他的玻璃隔板後面走出來監

替工作，他是個監督別人工作的能手，這位克里伯特。從前他當過一個中等市區的市長，在威瑪共和國時代辭了職，後來以畏縮不安的心緒看着納粹的興起。既然目前凡年青少年都被征到軍隊裏，他也就從角落裏給拖出來，他和他落伍的阿拉伯特親王還有他成了翼餐的威嚴，現在他却在這兒，貼在旅館桌子後面，當一個最不濟事的接待員。旅館裏到處都是老年人；老年人，病人，跛子，因為他們不適用於打勝戰這種勇武而尊貴的事業。席米特是僅有的年青力壯的小伙子，所以走了的人的職務大半都要他負擔。但是他現在也給召去檢查體格了。他把他的氣憤釘進牆裏去。

「在我父親那時候他們把俾斯麥掛在這兒，在我當小茶房的時候掛德皇。上次大戰後興登堡的像片掛出來了——現在又是希特勒的了。我不知下一個是誰，」他嘟囔着。警報在七點五十三分就響了；柏林居民都順順當當的搶進地下室，地窖，因為法令很嚴，留在外面要罰款，旅館裏的客人都聚在一個設備完全的防空洞裏，它竭力裝成像一間舒適的德國式酒店。遠處有爆炸轟轟的聲音，有時又有分散開的爆炸聲，好像一個巨人在他巨大的滾球場上打了一棒；窗戶震響了，像片震落了，這樣就完了。穿廳和往常空襲時一樣顯得出奇的冷靜荒涼。燈光熄了，無線電停了，電話也不響了。小茶房的椅子空了，好像有嚴令叫他們躲到酒窖後面旅館的防空洞去；花店關了門，因為花早就在下午賣出去了，那個乾瘦的寡婦在驚慌中離開了她的報攤。穿廳各處富麗的大理石柱

和鐵釜的灰牆都暗示着衰亡。昇降機掛出「失修」的牌子，有些窗櫺在上次空襲時就震斷了，那些窗戶暫時用木板釘起來。有些重的緞帳扯破了，還有幾把貴重的深椅子的椅心裂出來了，因為在這個殘缺的國家，修理是個嚴重的問題，這兒連一針一線都是好寶貝。莓子紅色波羅形的地氈破了很多大洞，克里伯特先生把罐頭椰子蓋在洞上，牠們現在擋了大家的路。然而，總希望不久就能分到什麼新地氈，因為顧全旅館的體面是件很重要的事。在國家社會黨人統治之下，如其說它是個接待過客的旅社不如說它是政府分出來的半官式機關，一個和國家其它部份分開的安樂的獨立小島，這里住着希特勒的精華；那些官兒們，他們整星期都在柏林消磨過去，只不過偶爾回去看看他們住在鄉間講究的舊別墅裏的家人，房子都是用他們新發的財買來的，那些工業家，他們的家都被炸了；還有那些特權階級的人，他們不能不離開住宅區，因為那裏簡直去都不能去了，因為缺少卡車和汽車的緣故，他們付得起住這個旅館的一切過高的花費。這裏是第三帝國的外殼，可以和外國來的貴客接頭，混在一起，拌在一起，然後再交易往來；這兒是所有奎斯林們和合作主義者，金融界巨頭，大工業家們的大本營，也是那些渺小窮相的外國差臣的大本營。在這個地方謠言製造出來了，謠言又闢開了，這裏立了信約又失了信約，這裏屬員們受威脅和恐嚇而中立者被甜言密語引誘去為第三帝國作事。這所有名氣而講究的老旅社被納粹當作陳列窗，把新德意志擺在裏面陳列；它是主要的宣傳招牌。

所以牠的酒窖裏貯藏滿了好酒而國內別的地方連一點點必須的淡啤酒也喝不着。雞魚濃濃的蒸汽仍舊飄進牠的廚房，而經過幾年的食物管制，人民的一切本能被奪走，只會像野獸那樣迫切的爲食物而獵，掘，追，偷，勞苦。不錯，這個旅社和牠那羣無用的老年人對於國家仍然忠心耿耿，即使地氈上有很多洞，同時一陣猛烈的暴風正吹過這座城……。

「你知道上次空襲以後的情形怎樣，」席米特說，從梯子爬下來，「這所房子震動得使元首的像片，事後還在窗外飛了幾個鐘頭。希特勒萬歲」。

克里伯特先生很快的退到他的位子上，假裝什麼也沒聽見。但是阿勒森尖着嗓子說：「如果你不學着使圈套，人家有一天就會去報告你了，那麼你就要落圈套了。」席米特順着阿勒森的眼光看去看見一個穿了藍色緊制服的瘦人正坐在靠近旋轉門的一個大理石柱旁邊。他正在看報，有心無意的喝着一點淡啤酒；他是旅社餐廳裏一個永遠有固定位置的人，那個叫做蓋斯塔布（註）千頭魔王的一個比較不傷害人的模樣。

「他？」席米特說。「怎麼，他就是那個時常告訴我開最新耳語玩笑的人，你好啊，亨瑞奇！」

「你好！」亨瑞奇說。席米特摺上梯子停一停預備祕密的談幾句，「你說，亨瑞奇，這周圍左右發生什麼事了？」

「爲什麼？還應當發生什麼呢？」

「你知道這事。警察署的人正在搜查這附近。他們甚至於連火房的煤也要翻過來看看」。

「就是這麼回事？我想他們多半在找雷哲。有人得了信兒說他或許藏在這排房子的什麼地方」。

「意外之至！你想這話對嗎？」

那個蓋斯塔布放下報紙，擦去嘴角的酒，看起來他像全知全能，「不是我吹牛」，他說，「我素來是見一件講一件的。事實上只要我和我的人在看着這旅社，就是個虱子也不能藏在這裏」。

「我也正這麼說，亨瑞奇。一個逃走的囚犯會藏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從另一方面說」蓋斯塔布扼要的說——「從另一方面說這所房子住滿了人，裏面儘是些非常可疑的人。要一個機警的人才能管制住所有這些成天跑進來跑出去的外國人，就像那個羅馬尼亞軍事委員團吧；我不相信他們即使他們是官。或者那個匈牙利舞樂班！這個旅社從那兒會需要一個匈牙利舞樂班呢？牠只能使我們的工作更困難罷了！」

「你說的對！幸虧我們有你這麼個人站在這裏。如果雷哲想藏在這旅社裏他也找不到機會的。」

「別擔憂。我們會捉着他，無論他藏在那兒。像他一類的叛賊必得要剷除」。

「當然。我得快走開的。希特勒萬歲，」席米特有心無意的說，跑下去把梯子放在地下室的工具儲藏室裏。

「你聽見這個消息沒有？這地方滿都是蓋斯塔布。他們想雷哲或許正藏在這附近的什麼地方，」他對那個老電機師說，他正用手指玩弄昇降機分裂開的連接線。

「我希望他們捉不着他，」他心平氣和的說。

「他們說他是個軍人。也在斯大林格勒打過戰。真可恥他們現在居然把我們自己的人處死刑。」

「捉不着他，他們就不能處死他，」電機師說。

雷哲——那不過是一個塗在牆上的名字而已；那是些耳語的材料，是個謠言。是種恐懼，是種威脅，是個幻想。「你能殺雷哲——但你不能殺他的精神！」寫在房子上，地下火車的貨車上，公園凳子上，公共汽車上，托碑石上。警察出來把它擦了，衛兵晚上站崗看守出事的那些地方。但是第二天早晨又是手寫的：「你能殺雷哲——但你不能殺他的精神！」

人們念念牠不敢停下來，只用他們吃驚的眼睛急忙的斜瞟一眼。他們簡直不知雷哲是誰，因為所有關於他的消息都禁止發表。但是，通過被征服國家當中廣泛流傳着的密報系統，每個人都知道在萊比錫的可敬重的古老學府裏起了叛變；革命的領袖都被捕了，燒他們要他們供出那些散佈在德國學生中間的不安份子的組織；而因為他們不肯，他們就卻給砍了頭。只有他們的領袖馬丁雷哲趁着從這個監獄解送到那個監獄的時候設法逃掉，現在他們正在這旅社裏搜查他……。

從工具儲藏室出來，席米特轉了幾個彎子走到穿廳角那張小桌子前，旅社的醫生正在這兒玩紙牌呢。他身旁的椅子上擺着他的醫具，止痛藥，嗎啡和注射器——正預備小姐太太在警報中暈倒了或者情形變得嚴重的時候用。

「你聽見了這個消息嗎？席米特說，站在他身邊。」警察正在搜這個旅社；他們以為雷哲藏在這一排房子的什麼地方。」

「如果他這樣他真是個傻子，」醫生漠不關心的說。席米特的兩脚直擦地嘆了一口氣。「什麼事？」醫生問，把他的牌推在一起。

「是關於我體格檢查的事，醫生。明早八點鐘我必得到那兒去了，」席米特說。

「恭喜，」醫生說。「我希望現在有一天我自己已被征去。」他那件不神氣的便衣扣子洞上佩掛着第一次大戰的鐵十字勳章。同時他的一條腿很硬，受過傷也有點彎，他

的肩上也有一點毛病。這一次軍隊就把他當作病人就不要他了。換句話說，這醫生是個和平主義者，一個想參加戰爭的受了挫折的和平主義者。

「恭喜有什麼好！我參加了上次的大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知道牠是怎麼回事，我不願意到俄國去，叫人家把我變成灰骨。聽我說，醫生——我幹不來這套。我現在左腋老發痛。這套我不行了。但是你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正想把那些痛的地方給體格檢查的人看吧，我又不覺痛了……。」

「你要幹麼呢？」醫生說。

「我想你可以給我點什麼證明，我不願意當兵。我厭戰了。有時我厭得想哭——」。

他的語調很絕望。所有這些該死的貴族子弟，統統都是神經病，醫生想。

「不對，」他說，「不對。沒有心臟特效藥給你，沒有嗎啡鹹質丸叫你心臟好好痛一陣。這次是你們的戰爭，你也正要去打。你不是那個喊『希特勒萬歲』喊了十幾年的人嗎？因為你自己簡直要迸出來的快樂，你渾身都是力量。你記得你對我講過的那次到巴伐利亞山的快樂旅行的嗎？現在你該付那次旅行的賬了。」

「不錯——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錯，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往往還是另外一回事呢，等你挨槍斃的時候」。醫生用手指玩着牌。一面望着那個旋轉的門，這時一個奇怪的人影正走進來。這是一個老太

太，穿了一雙男人的大鞋，破制服，戴了一個像防空兵戴的盔帽，看她樣子像是在坟裏躺了好幾年，人家剛剛才把她掘出來。她慢慢挪動到了那張桌子前面，動作不像人而像機器，牠放下一包電報拿出一張紙來叫克里伯特簽字。

「消息如何？」席米特問她。

「他們說英國人都退到路耐白哲森林附近；有二三十人給掃射死了。紐約有叛變。俄國兵昨天死了八萬；他們還沒有捉着雷哲，」她說，完全沒帶一點感情。這樣用悲喪單調的聲音把消息報告了以後，她的大皮鞋又動作起來，一下就不見了。醫生站起來，伸直他硬硬的左腿。走過指着往防空洞去的大紅箭頭，他繞到了那張寫字臺前。

「我的電報？」他問。

「還不是呢，醫生，」阿勒森說。

「你知道我正等一個電報」。

「不錯，自然。你對我這樣說過，」阿勒森說，拿了一塊有點髒的手絹醒鼻子。

「等着召去服務，」醫生說。「電報現在隨時都會來的。」

「不錯，實在是這樣。」

「不要忘了電報一到馬上就告訴我，」醫生說，又回到自己的桌子那邊。紙上的皇

后朝着他微笑。……：這封電報有什麼重要呢？他問問自己又聳聳他的削肩回答。我

也參加了上次大戰；我呢，也知道那是幹麼的，上帝，我也是不喜歡戰爭。但是天，我却要參戰！無論你怎麼說，那總是個正當出路——總比坐在這鬼神不理的旅社的穿廳裏，玩牌等着最後一彈落中了好些……當他想這些的時候，他就聽見前綫傷兵治療所的帶點甜的爛味，感到參加危險活動的瘋狂，汗流到臉上，也聽見子彈的響聲，他同伴的溫溫的身體挨着他，他並不單獨，他並不單獨，他也不是個瘋子。

「嘿——我們在這兒可有什麼呢？」他對自己說，眼睛轉過去看那扇淡黑的旋轉門。空襲還未解除，奇怪居然有個客人會從空空的街上走進來。但是推門街進來的那個飛行員，樣子倒像匆匆忙忙的，毫不覺得有空襲。他整步走到那個寫字臺前，靴子上的鐵刺輕輕的響，腿有點硬，好像他微有醉意。

「我要一間帶浴室的房子——別跟我說你們沒熱水，」他對阿勒森說。他很年青，中下等身材，腰細得像女人的腰。引起醫生注意的是他的臉，在幼年未成年時代他的臉一定很漂亮，若不是因為他的眉毛和睫毛都燒掉了，一種白膏塗在他的左腮上和下巴上。這樣他的臉看起來禿的不得了，他眼睛小，變得冒光，但是顯得空，簡直全是白眼珠；看起來像小孩玩的白玻璃石彈。這個青年飛行員左手手套不耐煩的抽靴子；右手上的綑帶纏得很不整齊。

「十分抱歉，中尉先生，」阿勒森說。「但是，唉，所有的房間都有人了。全柏林的

「康社也沒有一間空房子，從魯爾撤退下來的人怎麼辦呢——」。

「你聽我說！」飛行員說，緊緊靠着寫字臺把燒傷的下巴伸到阿勒森灰色的光臉上。「我要一間帶浴室的房間，你懂得不？我是奧多·可德斯中尉，如果你不記得我。現在就給我辦去。」

奧多·可德斯中尉報紙上提過他的名，因為他打落了敵人很多飛機。他佩帶着鐵十字勳章。「是的，中尉先生，我去看看能怎麼辦——馬上就去，」阿勒森說，駭怕起來了；這時克里伯特嘴裏直叨叨些應承話，從他的寢室走出來。

「上次中尉先生住三層樓三十六號，」席米特說，從他還不壞的記憶裏摸出這件事，「赫吉葉先生現在住在那兒，但是我們可以把他放到第四層的猴籠去……。」

每層樓都有一間非常不體面的房子。夾在昇降機室和盥漱室之間；旅社的人稱之爲猴籠。至於赫吉葉先生是個沒有國籍的小人物，在巴爾幹小國和柏林巴黎之間來去給那些有勢力的人或者給高佣金的人暗地裏做點生意。所以用不着款待他。

「這樣——還可以，」可德斯說，平靜下去，這時阿勒森把鑰匙交給他，席米特給他提把箱子。他用發光的白眼看左右就吹起口哨，「瞧——這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了？」他問。「這裏死氣沉沉像都但克合門的坟。」

「因爲空襲，」阿勒森說。

「因為什麼？」

「空襲，先生。」

可德斯把嘴張大了，坐在書桌上就大笑起來。醫生從他的角落裏走到寫字臺前，捉摸這年青飛行員的病狀。是虛脫，他想；他的神經已經斷得粉碎，但是他不知道。英雄們永遠不知道。英雄們永遠什麼也不知道。「空襲！」可德斯大聲喊，笑得喘不出氣來。「這就是柏林所謂的空襲！那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空襲拿粉色韌皮紙包起來叫好我把牠帶回我來的那地方！」

「那麼您打那兒來呢？中尉？」克里伯特先生恭恭敬敬的問。

「不干你的事，小鬼，」飛行員粗魯的說，立刻止笑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我來的那個地方那里的空襲是眞空襲。」

「那不是空襲；那不過是警報而已，」阿勒森說。「我們今晚把字眼改過來了。」
「你真改過來了？很好，」可德斯粗魯的說。「賣酒了嗎？」他問席米特，席米特不知不覺一下子就恢復了他參加第一次大戰時外科醫生的神態。「這附近有女人嗎？你知道我所指的那個——忘了她的名字——快樂的像個雲雀——金髮碧眼的人兒」，說着在空中畫着曲綫。

「那是蒂麗小姐，中尉，」席米特說。好像可德斯把她護照上的照片給他看了，「

的確，中尉，他們一出防空洞，她就會來了，中尉。」

「蒂麗——就是她，了不起的女人。我們上次尋開心的時候我正要走！」作着手勢，他用他那隻細了細帶的手打着桌子邊。「天罰的，」他起誓。看着那個痛苦的人，好像奇怪怎麼看見他還在那兒，醫生又走到桌前。「讓我照看這個，中尉先生，」他說，「你的細帶掉下來了。我是這附近旅館的醫生，但是我希望現在隨時會被調去服務。我也參加過七次大戰……有什麼關係嗎？」

「沒什麼，」飛行員說，但是當醫生打開他的細帶時候他褐色的臉變白了。

「要點止痛藥嗎？或者安眠藥粉治一治？」

「安眠藥粉該死！我還沒有工夫打個盹呢。三天的假！你這個人、醫生，時間可不多。萬能的上帝，」他說，忽然樣子像了非常小非常餓的男孩「我要睜着眼過這三天！不要睡覺。」

「你不累嗎？」醫生說，用他的手指不粗魯的按着這個男孩子的脈；牠跳得不正常，勃勃，勃勃。

「自然我累了。每個人都會——至少我知道每個人都這樣。醫生聽我說，我不需要止痛藥。我需要白渥丁或是什麼別的。」

「噢……」醫生說，不知怎麼好。所有這些年青人在開仗時候都發給白渥丁，百滋